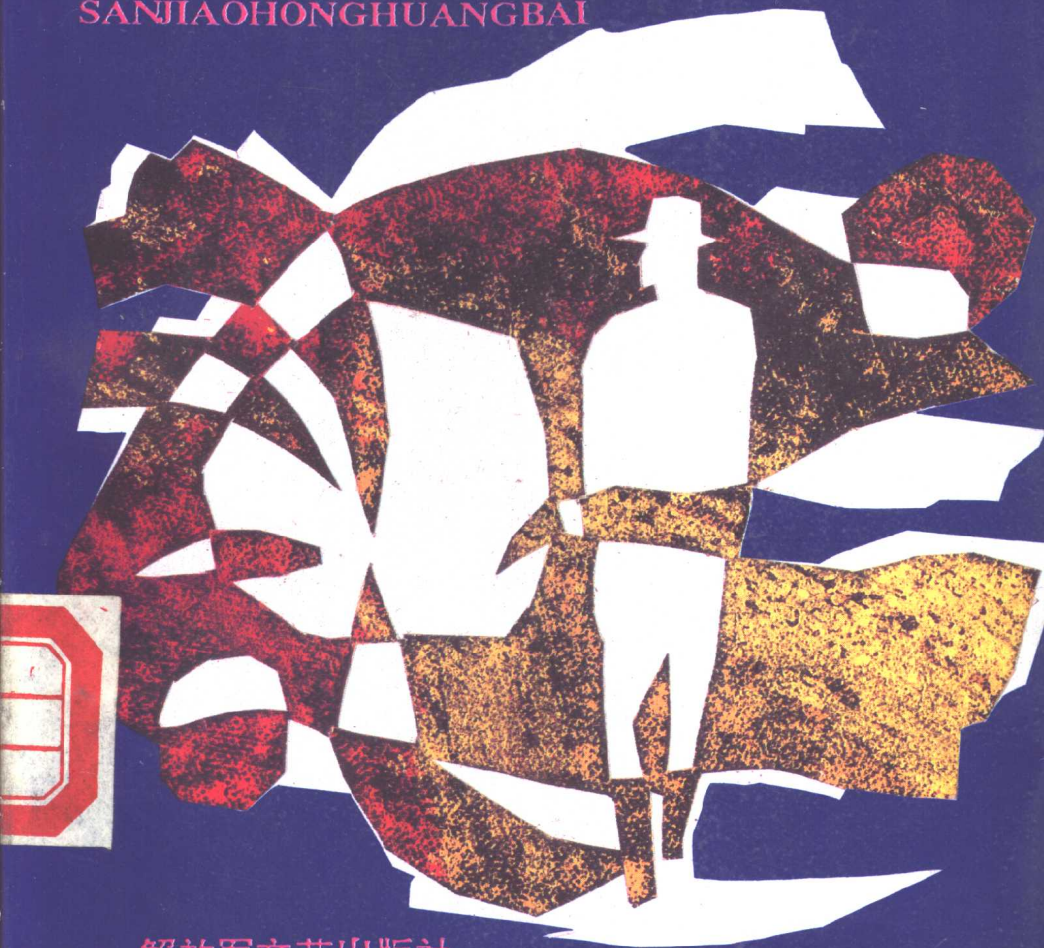


韶 华 著

三角红黄白

SANJIAOHONGHUANGB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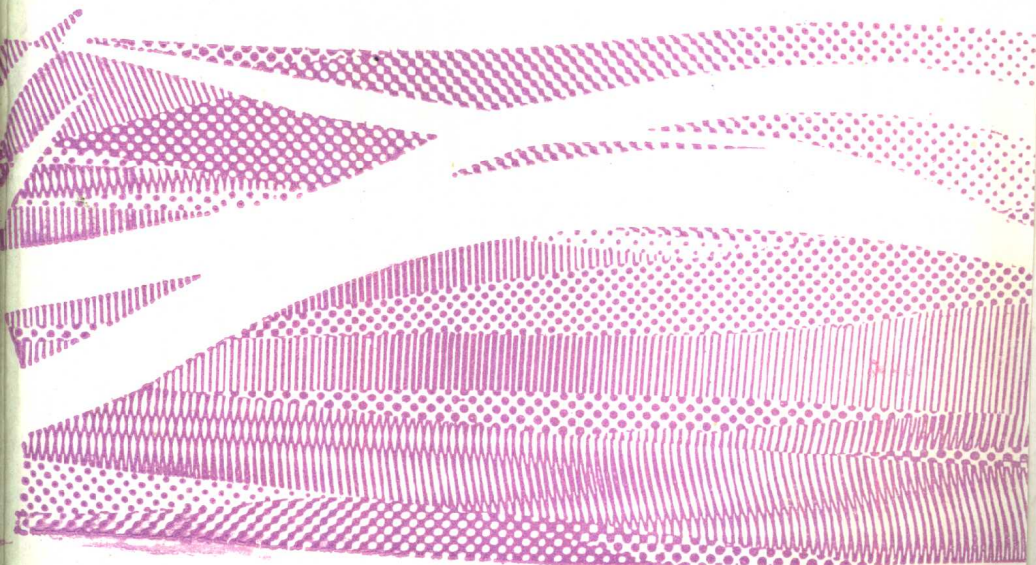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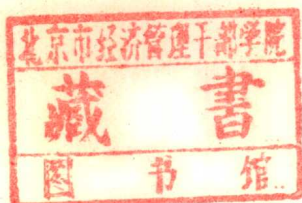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34949

三角红黄白

韶
华
著

1247.5
J-06





作者近影

内 容 提 要

一位出身绿林的“忠义抗日军”司令的传奇故事，透视出一段真实的历史：信奉“义气千秋”，反遭亲朋暗算、“哥们”叛卖；企图忠孝两全，却身陷囹圄、报国无门；他在历史的“三角”中周旋、挣扎，饱览人生舞台上的无情争斗：正义与邪恶、良心与私欲、爱情与阴谋……尽管大梦醒来，却已遗恨终生！作品故事曲折，语言流畅，富有浓郁的战地生活气息，读来引人入胜，发人深省。

责任编辑：朱传雄

封面设计：仓小宝

责任校对：高亚林

38037/06

目 次

第一章	大三角	(1)
第二章	小三角	(14)
第三章	政敌与情敌	(37)
第四章	“竹下号”行动	(47)
第五章	圈套套圈套	(60)
第六章	面临军事法庭	(73)
第七章	是幸存者还是叛徒	(83)
第八章	艰难岁月	(94)
第九章	重大分歧	(107)
第十章	一奶同胞与对手	(122)
第十一章	相对平静的日子	(139)
第十二章	阻击战	(146)

第十三章	弟弟——阶下囚	(160)
第十四章	偶然性干扰了历史进程	(173)
第十五章	逐客令	(189)
第十六章	前田治将军	(200)
第十七章	一切都是阴谋	(216)
第十八章	抢救	(231)
第十九章	何去何从	(248)
第二十章	死亡地带	(259)
第二十一章	溃灭	(277)
第二十二章	并非尾声的尾声	(295)
后 记		(1)

第一章 大 三 角

—

漆黑的夜。

在晋豫边区的崇山峻岭中，一支骑兵部队在疾速地奔驰。“嗒嗒嗒嗒”的马蹄踏在冰冻的山路上，像杂乱的机关枪声。骑兵队一时走在险峻的山涧，天空忽然变得狭小了，像只剩下一条缝隙；忽然又盘环而上峰巅，似乎伸手可以摘到天上的星星。

奔驰在骑兵部队之首的，是忠义抗日军少将司令铁树林。他骑在心爱的枣红马鞍背上，身披一件灰色的斗篷；斗篷飘动着，像大雁的翅膀。跟在他身后的是随时准备保卫他的贴身骑兵连。骑兵连装备精良：每人一支捷克冲锋枪，一支德国造二十响盒子炮。战士们枪法娴熟，个个可以百发百中地击落天上的飞鸟。

铁树林一面向前奔驰，一面回想着刚才发生的一件不愉快的事。他是一个土匪头子出身的“绿林司令”。“七七”事变以

后，基于民族大义，接受了国民革命政府的收编，成为“忠义抗日军”，并被委任为少将司令。于是，他原来一些绿林朋友（包括以前和他争地盘的对头）带着自己的“杆子”，纷纷投奔在他的麾下。他的队伍迅速扩大了。可是，这些“杆子”虽然成了正规的“国民革命军”部队，“匪气”却仍然很重。当时，国民党一撤退，日本人只占领着华北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八路军还没有来建设抗日根据地，敌后一时处于无政府状态。不少杆子头目，便自己委任为“司令”。“司令”遍地，多如牛毛。其实他们大多并没有几个兵；自己任命的团长、营长、连长、排长却不少，当然都是他们的亲朋厚友。枪支、子弹也少到可怜的程度。可是，他们既然当了官，就得先娶几房太太。于是，在老百姓口中普遍流传着这样的笑话：说他的某些下属部队是“太太比官多，官比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这话有些夸大，却反映了敌后土匪改编的杂牌部队的几分真实。这些部队的作风又是懒懒散散，松松垮垮，简直无纪律可言，匪气严重到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铁树林想在抗日战争中建立功业，他决心整顿一番那些匪气很重的部队，而且严格按照国民革命政府颁布的军事条令办事。正人先正己，他要自己的五千嫡系部队开始。

今天下午，当他从驻地出发，走出司令部大门的时候，站岗的门卫居然没有向他敬礼。而且，那个当兵的把枪竖在墙壁上，坐在一张板凳上低头不语，似乎在想什么心事。铁树林走过去，立时给了他两个耳光。那士兵一见是铁司令，站起身来，马上立正敬礼，吓得浑身直打哆嗦。

铁树林厉声喝道：“为什么不向我敬礼？”

那士兵颤抖着：“我……我……不……知道……司令……司

令……出来……”

铁树林又给了他几个耳光：“你不知道我出来，难道就可以……”转身向警卫下令：“拉出去，枪毙！”

于是，立即围上来几个警卫，把那士兵五花大绑。

“救命呀！救命呀！司令饶我……一回……”

跟在铁树林司令身后的贴身副官范成玉，忙小声对他说：“司令，他叫李柱，是葛家庄人，还是你的一个拐弯亲戚，跟随司令闯荡江湖十几年了……”

铁树林犹豫了一下。李柱忙说：“司令……司令，不是我不尽责，是、是我、我家中，有八十老母，她老人家重病、重病在身……我才……才……”

铁树林自己就极讲孝道，他摸着下巴犹豫了半天，严厉地说：“打他五十军棍，给我狠打！”

警卫排的士兵们立即去找军棍——其实用不着去找，在他们住室里的床铺底下就放着好几根。因为大家都难免犯军规，挨军棍是家常便饭。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大家想法子互相留情。所以，打军棍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谁犯了军规，同班士兵把事先准备好的手腕粗细的木棍，弄得将断而未断，还不能让长官看破，打棍时，两个士兵按着被罚士兵的胳膊，两个士兵按着双腿，一个执棍士兵手起棍落，还要高声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有节奏的十棍，实际上只打了四下。打满了长官命令的数目，故意把军棍用力一甩，军棍断为两截。被罚士兵不管痛也不痛，一定在下面痛苦地高叫：“哎呀！饶了我吧，以后再也不敢了！……”此时，行刑士兵打够了五十棍，立正，向铁树林敬礼：“报告司令，执刑完毕！”

铁树林是知道这种戏法的。他又亲自拿起断折的半截军

棍，照定李柱的屁股狠打了五六下，李柱立即皮开肉绽。两个同班士兵把他架起来。铁司令又严厉地看了他几眼，回头对一个护兵说：“给他五十块大洋！”

那个护兵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铁司令又命令：“给他五十块大洋！”

护兵立即执行，把五十块大洋交给李柱，他的同伴替他接了。

铁司令说：“念你是个孝子，奖你五十块大洋，捐给你的母亲，好好奉养她老人家！如果叫我知道你用它抽了大烟，我扒了你的皮！”

李柱立即跪下给司令叩了个响头：“谢司令大恩大德，谢司令大恩大德！小的不敢！小的不敢！”

铁树林转身上马而去。

铁树林虽然惩罚了李柱，但他现在是堂堂国民革命军少将司令，如今又处在共御外侮、全民抗战的艰苦时期，不把自己部属的匪气去掉，怎么能建功立业呢？正想着，他的一个贴身护兵，策马快走了几步，和他并行，小声报告：“司令，前边就是陈团长的防地了，要不要派一匹快骑提前报告他，说司令驾到？”

铁树林说：“不要！”打了马屁股几鞭。

二

铁树林带着自己的骑兵警卫连，是去迎接一位重要人物。想想这件事，他十二分的不痛快。他在“七七”事变以后被国民党收编，改称“国民革命忠义抗日军”，他是蒋委员长签署任命

的少将司令。但是，两三年来，国民政府既不发给他武器，也不发给他粮饷。“他娘的！有奶便是娘，不给奶吃，还要当娘，这是一个后娘！”他想。有几次，他提出种种实际困难，没有听从调遣，还受到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严厉斥责，并说今后如果再发生此类事件，必将“军法处置”！

现在，第二战区为了监视他这支非嫡系部队，给他派来一个中校“特派员”，还要带一部电台，以便随时传达战区长官的命令，报告他的部队的动向——这简直是在他的部队安上了特务的眼睛和耳朵，一张打小报告的嘴巴，一个中校变成了管束他的“太上皇”！他娘的，他们派来的只是一个中校，我这个少将居然要到防区边上亲自去迎接他！这还是第一集团军司令郑哲元下的令，可见他们多么重视这个人物了。现在，在他的防区附近，驻了许多国民党正规部队。弄不好，人家就要叫他“吃家伙”！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日他祖奶奶！

次日，铁树林带着他的骑兵连，来到山沟中一条小河旁叫作李家寨的镇子。这里曾经是一个很繁盛的水旱码头。因为战乱，虽然萧条多了，但饭馆、杂货店、甚至大烟馆、娼妓馆仍然很多。不少黑漆门楼两旁都有站岗的，说明这些大户人家中驻有部队。陈思远的团司令部就驻在这里。

陈思远，外号“四猫眼”，是去年投靠铁树林的一支土匪部队。早年，在两个人都是土匪的时候，曾经换帖拜了把兄弟。他比四猫眼大五岁，居长，四猫眼叫他“大哥”。四猫眼当土匪的时候，专门绑票。如果“票主”不按时按地把赎金送到，“撕”起“票”来，决不手软。一些富户一听“四猫眼”的名字，就浑身打哆嗦。因为他的眼珠是蓝的，还传说他夜间看东西像白天一样清楚，才得了“四猫眼”的绰号。他的部队号称一个团，实际

上只有九百多人，一共七百来条枪。枪支很杂：有“汉阳造”，有“晋造”，有德国造的“老套筒”，甚至还有农村铁匠炉打的“铁公鸡”，只有两个连的精兵装备的全是捷克式。但是，他们的烟枪却不少。特别是大小头目，都抽大烟。武器可以没有，烟枪是决不可少的，老百姓说他们的烟枪比真枪多。四猫眼刚当了团长，就娶了三个太太。

“要整饬部队，必要时得拿四猫眼开刀。”铁树林想。

许多黑漆大门楼两旁的岗哨，在铁树林和骑兵连驰过的时候，尽管不认识他，但一看是个大官，仍纷纷向他敬礼。沿街“敬礼”“敬礼”之声不绝于耳。

在一个大商号门前，铁树林下了马，他把马鞭交给护兵，又脱下披风。这时你才会发现铁树林身材短粗，步履有力，行走如风。他雄赳赳气昂昂地一直冲进团司令部大门。四个贴身警卫迈着疾速的脚步，紧跟身后。只看那气势，哨兵就不敢阻拦。

“敬礼！”卫兵把右手横举在枪筒上。

铁树林一抬手，表示还礼，穿过中院，直奔后庭。当他走进一间暖烘烘的帐房的时候，发现四猫眼正躺在大床上，由一个年轻女人陪着在“呼噜呼噜”地抽大烟呢！

四猫眼听脚步声一抬头，见铁司令忽然站在面前。当时，民间禁止抽大烟，国民革命军人抽大烟更是违犯军法，要立即枪毙的。可是这位团长居然毫无惧色地下得床来，敬了一个礼：“大哥！你什么时候来的那个？也不告诉小弟一声那个，我没有亲自来迎接那个，大哥，抱歉！抱歉！”忽又转身指着给他烧烟泡的年轻女人介绍说：“这是小弟新娶的三姨太太那个——你的弟媳妇那个，嘿嘿……”

那女人瞥了铁司令一眼，微微一笑，转身出去了。只那笑容，铁树林就看出她是烟花巷中人。铁树林一脸铁青，半天，冲着他的换帖老弟吼道：“你知不知道抽大烟犯军法？要枪毙的！”

“知道，知道……”四猫眼嬉皮笑脸地答道，“可是小弟一时那个……一时……戒不了那个，你知道……知道那个，戒烟那个……难……难……难呀那个！……”

铁树林训斥着：“你现在是堂堂的国民革命军军官，不是‘四猫眼’土匪头目！”回头对卫兵说：“给我绑起来！”

他的卫兵正要动手，四猫眼仍然嬉笑：“弟兄们，且慢，小弟还有话回禀司令那个，”转身对铁树林说，“大哥，抽大烟虽然有罪那个，可是……可是那个，这大烟土那个，可给咱们的军队立过大功呀那个！”

铁树林不语，四猫眼的话是真。当铁树林还是土匪头子的时候，最大的势力范围曾经占据过河南、山西四个县。阎锡山清剿他的时候，他就跑到河南地面；河南刘峙清剿他时，他又跑到山西。他对自己统辖四县的势力范围，不仅不烧杀抢掠，而且保境安民。国民党四个县的县政府，奈何不得他。当地老百姓也乐于铁树林的有实无名的统治。当时，他养活部队的主要经济来源，是让他的兵士种大烟。就靠这些黑色的金子，偷运到京、津、沪、杭，换来了银元、金条。不仅供给他的兵士的粮饷，还买来外国的精良武器，装备他的部队。当地老百姓曾有一首民谣：“铁杆子不杀不抢，种大烟发粮发饷。”但是，铁树林自己不抽大烟，也不准部下抽。大烟土确实为他的事业立下过功劳。在四猫眼还是一支独立的“杆子”时，抽不抽大烟，铁树林当然管他不着，而现在他是自己的部下了，怎么管住他

呢？

铁树林想了一刻，说：“念你刚刚来归，且饶你这一回，下次决轻饶不了你！……”

四猫眼忙说：“我一定听大哥的话那个，可是，在打仗以前那个，可得破例那个。战前过足了瘾那个，他娘的，刀枪不入那个！”

四猫眼确实很勇敢，又讲义气，将来用他的时候很多——现在就要用他。但铁树林还是严厉地说：“这次饶了你，再让我发现，小心你的脑袋！咱们是国民革命军，犯了军法，上边查问下来，我可救不了你！”

“谢谢大哥！”四猫眼说。

铁树林又沉吟一刻，对随行卫兵说：“你们出去！”

几个卫兵出去了。

铁树林坐下来；四猫眼向外面喊：“冲茶！”

刚才那烧烟泡的女人端上茶来，转身退出。两个人开始换帖弟兄式的谈话。

“大哥此次前来，有何公干那个？”四猫眼先问。

铁树林的口气缓和了，说：“他娘的！国民党对咱实行‘四不’主义：不给粮，不发饷，不发枪，再加一个不放心！前天来了公文，说是要派一个特派员来，还带一部电台。这不是明摆着在咱眼皮子底下安插个特务吗！咱们的一行一动，他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报告国民党吗！他们什么时候想收拾咱们，方便透了……”

四猫眼坚决地说：“不行，不行！坚决不能让他小子来！”

“不让来是不行的。如今咱不是土匪了。是他妈的堂堂国军，又处在抗战前线，军令政令得服从。现在，我想让你派一

个排，给这位特派员大人和他的电台担任警卫任务。如何叫他变成聋子、瞎子，我自有安排。”

“大哥放心那个，我保证派一支得力部队那个……”四猫眼说。

铁树林又说：“他来的是一个中校，可是第一集团军司令居然命令我这个少将到防区边境去接。这说明他是个上面很器重的钦差大臣！唉，想起来就憋气！”

四猫眼说：“什么时候咱们把队伍拉走，还是当咱的‘山大王’那个，自由自在！”

铁树林说：“现在国难当头，还不是时候……吃饭吧。明天一早，还得去接那小子呢。”

四猫眼向外面高喊：“传饭来！”

三

铁树林在李家寨住了一夜，第二天黎明出发，中午时分来到他的防区边界。此时，从对面山坳中走来十多匹坐骑。其中有两匹驮骡，驮了些小箱小柜，显然是电台。有两个女兵，大概是报务员和译电员。走在前面的那个年轻人，中校军阶，一眼即可看出，他就是第二战区第一集团军司令长官派来的特派员。铁树林有些吃惊。没有见到这位特派员以前，他总是用狼、狗、狐狸来想象他的面容，一定是个看来凶狠、丑陋、狡猾的家伙，再不就是个不咬人却讨人厌的癞蛤蟆样的人物。而现在骑在对面马上的竟然是一个白面书生！此人看样子不到三十岁，一双剑眉下面二目炯炯有神。鼻梁修长，嘴唇文静，皮肤煞白，显然是在书斋时间很久，刚刚投笔从戎的。铁树林

的第一个想法是：好漂亮的小伙子，谁家的闺女有福气，能找这样一个女婿！

铁树林首先下马，说：“你就是杨成若中校吧？鄙人是铁树林，专程来迎接中校特派员的，欢迎，欢迎！”

杨成若已经下马，向他立正行礼：“报告铁司令：杨成若向您报到。以后，我就是铁司令的部下了，司令走这么远的路，亲自来迎接一个部下，实在担当不起！”

“哪里，哪里！”铁树林说，“你是战区特派员，以后有什么事，还要请你多多指点……”

两人客气一番，在附近一个农家喝了茶，护送杨成若的骑兵班回去了。铁树林领头，杨成若和两个报务员、驮电台的骡子紧随其后。路过四猫眼驻地李家寨时，稍事休息，由四猫眼派一个步兵排跟着，一起回到铁树林司令部驻地早阳县城。

晚上，忠义抗日军司令部举行欢迎战区特派员及电台工作人员的宴会。事前，铁司令的贴身副官范成玉拿了一个参加宴会人员的名单请司令过目。所有中校级以上军官都有了，唯独没有政治部主任孔凡贞。

铁树林问：“为什么不请孔凡贞？”

范成玉小声说：“我从各方面得来的材料证实，孔凡贞百分之百是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冤家对头坐在一个饭桌上，恐怕不太……主要是……对于司令……”

“请！请！请！坚决请！就是要请共产党！”铁树林大声说，“他战区司令长官阎老西可以请共产党做政治工作，我怎么不可以请？必要时我还要告诉这个姓杨的：我这里有共产党！我要让他们知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

去投八路！叫他们以后不要欺人太甚！去请吧！”

“是！”副官敬礼转身退出。

宴会在本县“德盛楼”饭庄举行，八小碟，八大盘，八大碗；喝的是本地名酒“井春红”。虽然没有海参鱼翅之类，也算丰盛。宴会之后，由司令部业余剧团演出京戏《打渔杀家》。铁司令陪着杨成若坐在第一排。

杨成若开始是边看戏边和铁树林聊天，慢慢便进入戏中了。他看舞台上演桂英儿的那个演员好生面善，那容貌，身段，道白，唱腔……难道果真是她吗？他们失散三年了。

宴会和晚会并没有因为有明“国”暗“共”而发生什么事情。

铁树林回到司令部，已经是三更半夜了。他正要上床睡觉，贴身副官范成玉一声“报告”进了屋，随即小声说：“琉璃猴子来了！”

“龟孙子！”铁树林小声骂了一句，“都赶到一起了！”

这个“琉璃猴子”名叫刘利，为人狡猾异常。他原来也是铁树林的一个绿林朋友。一九三九年春，他投降日军当了汉奸，而铁树林则是忠义抗日军的少将司令，抗日英雄。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对头归对头，朋友归朋友嘛！

“他现在哪里？”铁树林问。

范成玉小声答：“在虎庄，他要求见司令。我本来想赶他走，又一想……还是报告司令的好，因为……”

铁树林踌躇半天，才说：“这样，你在我门口守着，有人来找，就说我睡了，不见客。我去走一趟，天亮以前回来……”

说着，换上便衣，带了两名心腹护兵，上马而去。在县城里黑暗的街道上，响起“嗒嗒嗒嗒”的马蹄声。